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六十八回 戒春懷小施夏楚 驚秋令大放冬華

話說方夫人與眾位夫人，在督署整整宴會了半月。外面陳小儒等人和雲從龍亦是朝歡暮樂。恰好到了十三四日，新任制台已到，從龍更歡喜非常，交了督篆即收拾行囊，同了程婉容，蔣小鳳一妻一妾搬向繪芳園來。蕭閒自在的，踐赴這半月之約。次日清晨，從龍先命眾家丁押運行李各物出衙，隨後與小儒諸人，坐轎往園裡來。內堂方夫人等亦邀了婉容，小鳳，帶著僕婦丫鬟同回府中。直至綠野堂前下轎，轉過屏風，早見蘭姑。紅雲接出，先與眾位夫人問了安好，便一齊來至中進。婉容將帶來的輜重，安頓在他平昔的一進住宅內，所有不用的物件，即不去動他，吩咐堆在一旁，以便半月後仍要起行。眾夫人亦各回自己屋子裡，寬換衣襟；

單說方夫人回至房內，綠鶯上來服侍著，除卸簪珥，換了大衣。小丫頭送上茶來，方夫人接過，回頭問綠鶯道：「我去了半月，府中沒出什麼事麼？」綠鶯道：「大事倒沒有，卻有點子小事。此時人多，不便回明太太，少停再說罷。」說畢，嘻嘻的笑個不止。方夫人聞綠鶯所說，甚是蹊蹺，忙問道：「什麼事不便此時回我，說得這麼鬼鬼祟祟的，我最可惡這般吞吐不明的話，令人悶昏。你別耍笑了，快說出來，不說我可是不依的。」

其時蘭姑亦跟進房來，忙上前笑說道：「太太休信綠鶯的鬼話，若有大事，我都知道的。他說的事，不過同伙們閒著門口兒罷咧！前日即對我說過，要等太太回來稟明，大家評一評曲直。在我看，太太先要打綠鶯一頓，都是他引著他們跳神跳鬼的。此時又到太太面前，學嘴學舌，太太別要理他。」方夫人聽了，也笑起來道：「我當什麼事，原來還是他們吵窩兒，也值得說的這麼希罕。」

綠鶯見蘭姑用話岔開，明知此時不容他說，便冷笑了聲，退出房來。蘭姑遂將這十數日內，揀那可說的事，說了幾件。又問方夫人，在督署內如何排場？閒話了半會，才起身退出。見綠鶯斜倚在欄杆上出神，蘭姑走近笑道：「你呆什麼？我同你說話。」匪扯了他，到沒人的處在，抱怨著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太不信人說了。我怎麼對你說的？又允你叫他們來給你認錯，也算很過得去。適才你還要想回太太，若非我在面前，竟可說了。早間我已經答應了他們，紅雲又情願過來陪你不是。你若說了，叫我怎生對得住他們呢？好孩子，千萬代我裝個體面，我總叫他們感激你，下次永遠不敢和你拗強。你若不聽我的說話，我可是要同你變臉的。」綠鶯笑道：「奶奶吩咐，我不說就是了。」說罷，轉身仍進房內。

蘭姑猶恐綠鶯不依他說話，又叫了方夫人房裡的一個小丫頭過來，先給了他幾百錢，叫他暗中監察著綠鶯。「如果綠鶯背著人，對太太咕嚕，你不問他說什麼，飛風來告訴我。我再給你一吊錢，買果子吃。最是夜間和清早，沒人在太太旁，你格外要留心些。」小丫頭見蘭姑給他的錢，又許他送信後仍給一吊，喜得眉開眼笑，連連應答道：「奶奶只管放心，我拚著不去玩耍，一日到晚的防備著他，好不好呢？」蘭姑笑著，拍了小丫頭一下道：「乖孩子，很好，很有心孔，待到年終太太賞你衣服穿，我請太太揀那頂好的顏色鮮明的，多給你幾件，明兒好留著做嫁衣罷。」小丫頭臉一紅，笑嘻嘻的跑開道：「奶奶又同我們開心了。」

蘭姑即回房料理來日眾夫人宴會的事，又發了銀子與外廚房，也要預備前廳小儒等人的酒席。正在安排，見方夫人房裡小丫頭來說：「太太立等奶奶說話呢。」蘭姑忙起身前來，見眾位夫人在房內。洛珠先笑說道：「來得好，專待你這當家人來，好定章程。」蘭姑笑道：「我這耳朵裡足足清淨了半月，現在又好聽你的聒噪了。你還要取笑我當家，我為這當家都受盡譏諷，沒處訴苦。」洛珠笑道：「誰敢譏諷你，可告訴我，待我明兒打這些人去，替你出氣。」

蘭姑道：「好好，有你這麼個幫手，我也不怕人了。今兒就回明太太，請你管理。不要到那個時候，你亦學著乖巧，縮了頭不肯得罪人。」洛珠拍手笑道：「原來你此時是縮頭的人，我白替你抱著不平。」靜儀笑道：「你們整日的見著皆是門口兒玩耍，別要有一日說翻了臉，吵起窩子來，那才惹人笑話呢！」蘭姑笑道：「王太太，我決不敢同你家姨奶奶翻臉的。他既能替我打著別人，我豈不怕他打我麼！」說得眾位夫人都笑了。

江素馨道：「別鬧笑話罷，原是找你來商議正經的。明日我們的酒席怎樣調排，你該早有了定見，說出來大家聽聽。」蘭姑道：「也沒有什麼調排，酒席都照著雲太太那邊的樣式。午飯擺在延義亭，因池子裡荷花尚沒開完，大可賞玩，那裡也比別處涼爽些。只要喚兩名女說書的來伺候，彈唱唱曲還清雅。晚酒即擺在留春館。我已吩咐他們去張掛燈彩。又叫了一起燈下扇戲，在院外變著戲法兒下酒。午後隨意起坐的地方，亦在留春館內，所有紙牌牙骨，圍棋雙陸，行令的各色簽籌，我皆預備齊了。逐日的用度，我叫媚奴記著數目，俟半月後開出清單，眾位太太再照股分派。」

眾夫人聽說，同聲贊好。洛珠道：「我說交代他去力，都不會錯事的。很好，很難了你。罷罷，你辛辛苦苦數天，明兒算下賬來，你應出的一股兒，我們代你公攤了，算分酬勞罷。」蘭姑搖頭笑道：「不勞你費心，諸位太太公攤下來，我還要沿門去道謝，那倒不值得。我聽你贊好，只當你一人代我會鈔的呢。」洛珠笑道：「你也太小量了人，你那一分兒，就派我代你出可好？」

方夫人道：「外邊老爺們的酒席呢？」蘭姑道：「也照內裡的酒席一樣，午飯在覽餘閣，晚酒在叢桂山莊，起坐在紅香院。也喚了一班清唱與兩個說平話的伺候。」方夫人點頭道：「就這麼著，不要再累贅了。你可安排去罷，內外伺候酒席的，亦要派定他們，方沒處偷懶。」蘭姑答應出來，眾夫人坐了片刻，亦各散去，

晚間，方夫人陪著婉容閒談，到二鼓以後方回房中，除卸殘妝，叫小丫頭們各自去睡，只有綠鶯一人侍立在旁。方夫人猛想起日間的話，即細問綠鶯原委。綠鶯低頭想了想，若直說出來，怕的蘭姑見怪：欲待不說，太太既問我，叫我怎生對答？又不服氣放紅雲、雙喜兩個騷貨過去，落後一轉想道：「啐！我也顧不了許多，放著這個機會，得著他們這般大把柄，不趁此時扳倒他們，徒然將這空頭人情送與奶奶。倘事過之後，他們仍舊裝模做樣起來，那時再說，沒了把柄。況且日期又長遠下來，縱著太太相信我的話，也不好奈何他們。橫豎他兩人是恨極了我的，即如不說他們，亦不見得說我聲好。真正看著現的不取，倒取賒的去。再則我放他們過身，是容易的；設若他們記著我的仇恨，慢慢的暗中擺佈我，豈非我反失了便宜。就是奶奶明日怪我，亦可推到太太身上，一定迫問著不容我不回，也就沒的說了。」

方夫人見綠鶯沉吟不語，發急道：「怎麼了？現在你也變的這般怪怪膩膩的。日間你要說，奶奶又在裡面混岔，令人可疑。想必這件事與你有礙，你才不肯直說。明兒我若訪出了實在根底，再揭你的皮，滾出去罷。我最不願看你這可惡的形像。」綠鶯見方夫人發急，又聽說與他有礙，不由得臉上一紅，氣上心來，即走近方夫人身畔，悄悄的道：「丫頭怎敢瞞著太太，因為這件事回明了，有關人家的性命，丫頭怕說出大是非來。太太既說為我有礙，丫頭卻當不起。」遂將紅雲，阿瑤調情的話，與雙喜和阿瑤清早在兩翻軒中一同走出，又怎生撿得他們的汗巾手帕，並有飛香同我看見，從頭至尾半字不漏的回了一遍。

方夫人聞說，驚的直跳了起來，連罵該死道：「這還了得麼？我不過出去半月有餘，又沒過了三年兩載，府中即鬧出這般大事來。就此一端，可見平日我不能知道的事多呢！這件事奶奶可曉得麼？」綠鶯見方夫人十分著急，反懊悔不迭，到底不該衝口說出。只說可以扳倒紅雲，代大家出氣，如今聽太太口氣，是要怪到奶奶身上，這便怎處？既已說出，又難縮回，即答道：「我告訴過奶奶的，奶奶叫我別急急的回太太，恐太太聽了生氣，又恐他們有性命相關。等他訪明情由，再設法婉轉來回太太。」

方夫人頓腳道：「什麼胡塗話，很承他的體貼，怕我生氣。殊不知這是什麼大事，有關府中的聲名，有礙老爺的臉面。奶奶只顧他慣做好人，一味的替人遮蓋，不明白而今是當家的人，迥非從前可比。將來再鬧出天大的事來，他也沒想壓服得下了。我臨去之時，怎麼吩咐他的？叫他各事當心，第一是這些丫頭們，各家的主子不在屋裡，他們就要自大稱尊的，府內的丫頭不必交代，本自派他拘管，即是各位太太家的丫頭，你也可以管得。今日偏偏是自家丫頭鬧出笑話，問他怎麼對得住我？你去請了奶奶來，我問

他。」綠鶯聽得要請蘭姑來，知方夫人必要發作他的，分外心慌，連忙跪下道：「太太的恩典，要成全丫頭的。太太若抱怨了奶奶，使丫頭怎生見奶奶呢？奶奶早間猶叮嚀囑咐的，叫丫頭沒說。少停一二日，自然來回明太太，並非奶奶有心欺瞞太太。這亦是奶奶一片好心，總怪丫頭嘴快，請太太貴罰丫頭一頓，丫頭情甘領受。」說著，那喉間聲音顫微微的，幾乎急出淚來。

方夫人見綠鶯如此情形，亦明知蘭姑非好意欺我，他本來生性慈厚，耳活心軟，攔不得人家一句好話兒。多分紅雯雙喜兩個孽障；亦曉得綠鶯要回明了我，自知不得過去，先去央求了他，托他遮蓋的，便喝起綠鶯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？快去請了奶奶來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

綠鶯不敢再說，只得爬起身，慢騰騰的一步三挪，來至蘭姑房內。時蘭姑亦未安睡，坐在燈下謄寫賬目。抬頭見綠鶯立在面前，即放下筆，笑道：「你又來討信的罷？不要性急，我總叫他們到你那裡去，難道我還幫著他們使你落空麼？」綠鶯噙著嘴道：「還說這些話做什麼，將才太太再三追問我日間的話，我沒有得對答，只好推到奶奶身上。太太叫我來請奶奶過去呢！」

蘭姑聽說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究竟你說了沒有？」綠鶯道：「我怎麼好說呢，所以才說你老人家曉得的。」蘭姑信以為實，念聲阿彌陀佛道：「好好，你不說明甚好，我就去見太太，自有我的說法。」便立起叫飛香執了燭台，在前引路，帶著綠鶯向方夫人房中來。綠鶯跟在後面，又是作急又是好笑，待蘭姑將至房前，即退了下來，一溜煙跑到自己房內，門上門吹滅了火，上牀和衣睡倒，傾耳靜所外面的消息。因綠鶯的房只與方夫人隔了一板，凡說話皆聽得清的。

蘭姑進了房門，見方夫人氣生生的坐在桌畔，即走近笑問道：「太太沒睡麼，叫綠鶯來喚我，有什麼事？」方夫人也不叫蘭姑坐下，便長歎了聲道：「我的奶奶，我到雲太太那邊去，怎生重托你料理府中各事，要格外當心。因你是初次當家，恐人眾不受你壓服，不要我不在家鬧出笑話。此時偏偏鬧下大是非來，雖說是丫頭們，可以攆逐，到底與府裡的聲名不甚好聽。及至綠鶯要回明我，你又攔在頭裡，不叫我知道，我真不解你是何用意？終不成雙喜這種該死不掉的丫頭，還不趕早打發他出去，耳目清淨，還要留他在府裡裝幌子麼？阿瑤亦當立刻攆逐，我不告訴老爺送官究治，即是天大的恩典了。若被老爺知道，發作出來，你我皆擔著不是。紅雯那東西，我自法處置他去。請你來，不為別的，既然綠鶯告訴了你，你不肯使我知道，是何原故？」

蘭姑聽了，方恍然明白，綠鶯已回明了方夫人，在我面前假稱未說，是哄我來的。又恐我當面抱怨他，我豈不是倒被他誣騙了麼？幸而我沒有冒失代他們辯白，不然太太還要疑我受了他們買囑。好在是綠鶯說的，並非我不代他們彌縫，他們也怨我不著；蘭姑只得照著綠鶯的話，回了一遍。末了又分割自己，不是有心來欺太太，「即如我不當家，知道小使丫頭們犯了這個病，是片刻不能容的，何況我現在管理府中事務，又值太太不在屋裡，皆是我的責任。我是因傳說開來，怕的他們無顏見人，恐有性命之憂。意在先安慰住他們，然後再緩緩的回明太太，借個名目開除他們。這是我的愚見，其中並無別情」。

方夫人聞說，點點頭道：「我也知物激必反，而且他們業已走錯了路，挽回不轉的了。你平時亦曉得我並非那般性急的人，凡事不由人計較。你該暗中先告訴聲，大家商量個法兒處置他們。你大不應瞞著我，倘若老爺得了風聞，來問著我，我尚不知道呢，豈非笑話！再則也叫紅雯看輕了我，以為我可欺瞞，下次更外妄行無忌了。你回去切不可走漏消息，待我明早叫了他們來，自有我的辦法。」

蘭姑見方夫人肯成全他們，甚為歡喜，忙應道：「那我曉得，就是太太不知會我，我亦不敢多口的。」即轉身帶了飛香退出，仍回房內，將適才方夫人的話，說與媚奴知曉。媚奴笑道：「這是太太奶奶積了大功德，卻便宜了紅雯雙喜阿瑤三個人了。」蘭姑道：「罷喲，人都不可做盡了的，就是這麼，他們也無地自容。我若是他們，久經尋死了，難道你還不稱心麼？」媚奴道：「奶奶說的話好笑。我有什麼不稱心，若是量小的人，綠鶯先來告訴我，我即過去羞辱他們一場，也出出日前的悶氣。我反叫綠鶯來回奶奶，聽奶奶示下，如何辦理的。」蘭姑道：「你們聽著罷；明日太太叫了他們上去，我倒很替他們愁著，怎麼回得出口？你們也去睡罷，明早我還要早起，安排太太們的酒席呢。」飛香即趕著過來服侍蘭姑安寢，方同媚奴退出。

次日黎明，方夫人即起身，先叫小丫頭去打聽眾夫人仍未梳洗，一時尚不得過來；又問明小儒已由紅雯房裡出廳去了。便吩咐綠鶯「去叫了雙喜來，你不可對他說什麼」。綠鶯答應出外。少頃帶著雙喜入內，方夫人舉目，見雙喜頭尚未梳，臉上一紅一白的，甚是驚懼。正待開口，紅雯亦趕著過來，問了早安。方夫人明知他不放心「我叫雙喜來問話，我正要叫他來聽著呢」，便命紅雯一旁坐下。

方夫人頓時沉下臉來，厲聲問雙喜道：「你由七歲進府，現在已有了七八個年頭，也該知道府裡的規矩。向來男女家丁，非有事傳話，不許私自交談。無論在府裡多年勤勞的家丁，一犯此病，即時攆逐。你日前做的事很好，以為我在雲太太那邊，即不知府裡的事麼？豈知我人在那裡。心在府中，最不放心是你們一干人。今兒你好好從直招認，我都可開豁你，」成全你的臉面，決不叫老爺知道，若有半字含糊，冀圖混賴，我即刻處死。」

雙喜當方夫人叫他的時候，心內早懷著鬼胎，怕的是綠鶯說了什麼，那件事發作起來。此時聽方夫人兜頭即問到這裡，好似半空中打了個霹靂。又見綠鶯等一班丫頭，都笑眯眯的立在方夫人背後，望著他抹臉刮鼻的做樣。雙喜直臊得滿面紫漲，恨不能一頭鑽入泥土裡去，才掩得起今朝的羞恥。

紅雯聽得方夫人叫雙喜去問話，大大吃了一驚，即猜到八九分是園中的事發作。又轉想到蘭姑曾經允過他安慰綠鶯，縱然別的丫頭說了是非，都不比綠鶯是親眼所見，太太亦未必曉得透切，是以急急的跟了過來，好見景生情的代雙喜分割。不意方夫人早已盡知，竟不容雙喜辯說，料想我的事，太太也知道了。紅雯這一急，更比雙喜難以為情，不禁面如死灰，遍身發抖，痛自懊悔不該冒昧跟來，分明是自投羅網。走開不能，在這裡又不便，真如坐在針氈上一般。

方夫人回頭見紅雯這般形容，便冷笑了聲，喝問雙喜道：「你到底怎麼？難道還想打點出個主意，強詞辯理。再不然，還是狡賴到別人身上去。」雙喜此際，真急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惟有扒在地上道：「丫頭該死，一時胡塗，只求太太恩典，立刻打死丫頭，丫頭毫無怨恨。太太若一定追問什麼情由，太太想已盡知，丫頭都是有的，絲毫與旁人無涉。」說罷，伏在地上嚎啕大哭。

方夫人見了，倒反不忍起來。暗想蘭姑不獨忠厚，而且頗有見識，果然追急了，他們定有性命相關。二則追究到水落石出，雙喜必當將紅雯的隱情和盤托出，豈不與老爺面目有礙，我亦擔著失察的不是。不如將機就機的訓飭他們一頓，把職喜竟賞了阿瑤，也算一件陰鷲。想定主見，惡狠狠的回頭瞅了紅雯一眼道：「你親耳聽見的，不是我信了旁人挑唆，冤屈你房裡雙喜。沒以為你做的事，我不知道，我比什麼人還清楚呢。從今你要加倍謹慎，力洗前愆，方可為人。你尚在這裡幹什麼，難不成要雙喜說出了你，才走開麼？」紅雯聽方夫人說到他身上，羞的無地自容。又聽方夫人叫他回房，真同遇赦相似，霍地站起身飛奔出外，一路哭回房中去了。

方夫人即將綠鶯叫過，附耳說了幾句，綠鶯點頭亦隨著紅雯走出。原來方夫人見紅雯羞愧已極，恐他沒臉見人，自尋短見。

遂暗暗吩咐綠鶯，在他房外瞧著，停刻我打發人來看守著他。

方夫人又命小丫頭去園中叫阿瑤來。阿瑤不知何故，一路走著，即盤問小丫頭原由。小丫頭便對他說了，把個阿瑤嚇得魂銷魄散。欲待不上去，偏偏已走到後進。硬著頭皮，來至房外，便摘去帽子，跪倒連連叩頭，碰的地上亂響。

方夫人亦不便再問，叫喚了梁明進內，將大概情形略說一遍。又狠狠罵了梁明幾句，當吩咐梁明，即在院落內將阿瑤重打四十大板。可憐梁明氣得塞住咽喉，幾乎暈倒。自己先向方夫人叩頭認罪。回身在明巷內，叫進四名值班傳話的小廝，將阿瑤橫拋倒拽至院落中間，按翻在地。梁明自己動手，取過一根極闊的竹板，用盡平生之力打了四十。恨不一板打阿瑤兩段，方能快活。四十打完，梁明眼睛都氣紅了，還要再打，反是方夫人喝住。阿瑤早打的皮開肉綻，兩腿鮮血浸出褲外，伏在院落內畏縮不動，一時不得起來。

方夫人又命小丫頭取過戒尺，將雙喜兩手扯出，每手打了二十。打的雙喜腰肢亂扭，哀哀乞饒。然後叫梁明將雙喜領回，「即

配與你姪兒罷，並施恩不要你繳賠雙喜的身價。我既責罰過他們，卻不許你再磨蠟他兩人。老爺面前，不用提起。只說我的主意，把雙喜賞給阿瑤為妻的。限你立刻領他們出府，不准停留」。梁明聽方夫人說完，扒在階下叩了幾個頭道：「真正是太太天高地厚之恩，連小的都碎身難報。」

此時阿瑤、雙喜亦聽得明明白白，真乃悲極生樂。雖受了羞辱，倒完成彼此心願。兩人內心亦著實的感激，阿瑤掙扎著爬上幾步，同雙喜一齊，叩頭謝了方夫人。隨著梁明出外，梁明又將阿瑤痛罵一場，便僱了頂小轎，送雙喜同阿瑤回去。阿瑤自知南京難以存身，待傷痕全好，帶了雙喜回轉杭州，另尋生計。

方夫人發落了阿瑤、雙喜，即請過蘭姑，叫他除去了兩人名字，園裡另派妥當家丁去接管。「老爺問起來，即說我的主意」。又叫蘭姑在眾僕婦、中選一個年老可靠的，與自己房內一名最小的丫頭，「撥去伺候紅雯。須囑咐他們寸步不離，果真勤謹，每月我另有賞給」。蘭姑見方夫人處置得當，甚為佩服。正說著，眾來人已約齊過來。此刻內裡眾人都知道了，無不稱贊方夫人寬厚待下，又成全了他們的面目。

直待事過之後，方夫人始緩緩的告訴了小儒這段情由。小儒亦氣了個半死，由此即不喜紅雯，深鄙他為人輕薄。每月倒在蘭姑房內住的日多，甚至蘭姑逼極了，他才到紅雯房內去歇一宿，亦是懶懶的不大願意，與從前那等密愛柔情，迥然各別。

紅雯也自悔錯了念頭，又想雙喜雖挨了一場打罵，倒遂了心願。他兩個又離了這府中，不比我活活在這裡被人背後說笑。即如老爺，以前待我何等寵愛，現在待我何等冷落，我再到揚眉吐氣，只怕今生都不能了。想到恨處，惟有付之一哭。屢次欲尋個死路，無奈僕婦和小丫頭日夜防守。又有蘭姑常過來再三勸慰，紅雯不由良心發現，深感蘭姑。自此把那要爭強固寵的心念，一概收起，便兢兢業業的學做人來。此乃後文，無須贅敘。

且說眾夫人約了方夫人，到延義亭內抹牌著棋，各隨所好。前廳小儒亦約齊從龍等人，到覽餘閣裡面。皆是蘭姑一人照料兩處的酒席茶水，晚間留春館，叢桂山莊的燈燭等件，井井有條，毫不紊亂。紅雯推說有病，不好出外。眾夫人亦不去邀他。

光陰迅速，早已過了半月。小儒又與方夫人商議，單備下幾席代從龍，婉容、小鳳錢行。王蘭諸人，亦要仿例而行。倒是雲從龍立意辭脫，趁此秋涼天氣正好登程，恐交了深秋，風雨纏綿道路不便，即擇定黃道良辰起行。是日，小儒等人直送至河乾，再三珍重而別。方夫人與眾位夫人亦送婉容，小鳳登舟，無限叮嚀，灑淚分手。

雲從龍攜著一妻一妾，並數十名男女家丁，專程進發。此次衣錦還鄉，非比前番出來投親的境況，真個歸心似箭。一路滔滔，並無羈絆。到了河南交界，早有本省官員前來趨迎候送。都知從龍是聖恩隆重之臣，將來仍要大用的，誰不想過來討個好兒，作後日相見地步。從龍因到了父母之邦，分外謙遜，無論一官一吏皆親自接見，稱謝不遑。光州知州得了消息，早飭令固始縣將從龍故宅改砌府第，修理得煥然一新。又在府旁造了十數進房屋，一所花園，為從龍游憩之地。從龍抵家後，即先祭祖塋，墳前兩行華表，夾道鬆楸，甚為壯麗。隨後往拜親族朋友，皆量其家之有無，分別等第饋贈。親族人等，歡聲不絕。這些閒文，暫且擱過。

單說小儒等人自從從龍起身，大家依然朝夕取樂。此時正交八月天氣，園中丹桂齊開。小儒早命人打掃叢桂山莊，意在約王蘭等賞桂吟詩。便至外書房，與王蘭、伯青二人商議。忽見連兒忙忙的進來，回伯青道：「今早轟大姑娘墳上看管的人，進城來稟報一件奇事。說墳塋前梅花，因前日下了一天雨，一夜工夫滿樹都有了花朵。三五日間，竟開的十分齊整。人人都稱怪異，那有八月初開梅花的道理。又有一班讀書人，說什麼十月先開嶺上梅是有的，如今是八月，還欠兩個月呢！又有說是花妖，又有說是花瑞。目下哄動城內城外的人盡去賞玩，由早至晚，紛紛不絕。所以管墳的人特地來稟報聲，並請老爺下鄉，也看看奇事。吩咐個日子，他好去預備著。」

伯青聞說，大為詫異道：「天下那有這般奇聞，冬令梅花了移到秋令來開放。縱然天氣不正，時寒時暖，只好參差半月十日之間，容或有之，未，聞相殊六七十日之多。」王蘭不待伯青說完，即跳起來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，真算一樁奇事。晚秀生前本是一個奇人，連歿後他的墳塋上梅花，都開得奇怪。方不愧有生至死，這一個奇字。連兒你去對管墳的說，叫他家裡預備著，我們明早都來看花！」連兒答應退出。

伯青聞王蘭說到慧珠身上，不禁觸起情懷，盈盈欲淚，勉強笑道：「者香向來聽不得一句話的，我看看你比別人分外忙些，分外豪興些。我尚不解這梅花，因何當秋而放，究竟是妖是瑞？令人莫測。」

小儒點頭歎道：「伯青不必猜疑，此梅不關妖瑞上起見。想晚秀在生，其胸襟氣量，迥不猶人。故而歿後，囑咐墳上多種梅花，已顯出他品格超凡，如寒梅之玉質冰肌，不同凡響。而況他生有自來，雖然物化，豈如那草木共朽之輩。我意其幽魂貞魂，定相依於梅樹，歷久不沒。譬之天地山川之秀，鍾靈於物，一旦暴露，不必擇時而出。是以這梅花當秋開放，又可見晚秀一生為人，不拘格局，隨在皆可顯發其英華。我們明日去看梅花，倒要備幾樣祭品，前往祭奠才是。」

王蘭拍桌稱是道：「小儒之論，深合我心。那說妖瑞的，定是妄人，不足與言。何乃伯青亦疑似於妖瑞之間，晚卿有靈，必以伯青為非知己。」伯青見小儒、王蘭兩人說的鑿鑿有據，不覺手舞足蹈，狂喜起來。「若依他們所說，豈非晚秀雖死猶生。明日我到墳上，須默默通誠，訴說相思之意。他竟可仿漢武重見李夫人故事廣通諸夢寐。本來他歿的時候，也曾托過夢與我的」。復轉念至慧珠生前，何等恩愛。而今直落得一壞黃土，縱然有夢，亦不過曇花泡影，一現而已。焉能如在世握手論心，並肩密語，那般可親可近之況。又不禁轉喜為悲，歔噓不已。恨不得立刻飛到墳塋，見了梅花，如見慧珠一般。

一時二郎眾人，皆得了消息，走過來詢問，齊聲稱異。內裡眾位夫人亦知道了，都覺得此事甚奇。首先洛珠聽說，悲喜交集，定要到姐墳塋上去走一走。又去告知王氏，一同前往。大家即約定，「明日待小儒等看了回來，果然是真，我們後日也去走走」。

次早，小儒命備了數騎牲口，與伯青，王蘭、二郎，五官，梅仙等五人；又帶了幾名家丁，挑著祭禮，直向慧珠墳塋而來。一出了城，即見來往車馬，紛紛不斷。三五成群，都談論的是梅花奇事。眾人即加上一鞭，不多片刻，早至墳前。相離不遠，便覺得梅香撲鼻。林外下騎，眾人再舉目觀看，但見百餘株梅樹，開得如燦雪一般。尤其是枝葉尚未全凋，一叢密萼，夾著幾片半綠半黃的葉兒，分外好看。令人乍見，都不疑是梅花。

眾家丁趕去開人，在石凳上擺開祭禮。小儒等先上前作了揖，隨後伯青方走上恭恭敬敬立在中央拜石上，深深四拜，內心默默暗祝來意。拜罷，不由一陣傷心，止不住滔滔淚下。低低叫了一聲「晚卿，你既有靈憑附梅花之中，當見我此時親來祭奠。何以數年之久，連一個夢兒都不曾給我相見，莫非你仍是在生心性，不肯體察我的衷腸，依舊和我決絕麼？」祝畢，又叫了數聲。此際伯青如醉如癡，好似自家叫著，有人在那裡應著，呆呆的側耳凝神靜聽。

小儒忙走過來，將他扯過道：「我們到後身倚墳上去看，比在這平地上清楚。」即命連兒焚了紙帛，奠了酒漿，邀著眾人來至後墳。見百餘株梅樹，皆有碗口粗細，枝幹屈拿，層層疊疊，每枝上竟有開數百朵花的。前後左右結成一片花山，真乃繡團錦簇。眾人又下來，周圍賞玩了一回，莫不嘖嘖稱妙。惟有伯青不發一言，點首嗟歎而已。

王蘭便來逗著伯青說道：「昨日小儒說晚秀之靈，附於梅花。古人有梅妻鶴子之喻，這一來伯青豈不做了半個林和靖麼？我勸伯青，今夕即在墳前設下紙帳，邀梅花入夢罷。」眾人聽說，都笑了起來，伯青亦禁不住破涕為笑。王蘭又叫家丁揀那梅花密處，折了一枝下來，帶回去插瓶。

伯青囑咐管墳的，「要當心看守，不許來看的人，胡亂攀折。待花謝之後，你進城來領賞」。管墳的連連答應，即請眾人至他家內。小儒等略坐了片刻，吃了一鍾茶，便起身上騎。惟有伯青猶一步一回頭的，依依不捨，被小儒等再三催促，始縱轡回城。

方夫人等聞得人眾已返，趕著請小儒諸人回後細問。又要折來的梅花賞玩，莫不稱奇歎異；覺得比冬令開的，加倍花繁蕊密，香擅色姣。眾夫人即約定，次日出城，直至下晝時分，方各，各回來。

連日府中內外，談不了說不盡，都是開梅花的趣事。還有那班不及隨去的男女家丁，深以不見為恨。男家丁尚可偷空到墳前一

觀，未去的丫頭們，只好以耳代目，聽去過的人講論。

說也奇怪，自從伯青等與內眷們去看過以後，管墳的又進城來報說：「忽然一夜大風，吹得滿樹梅花一朵皆無。尤怪是墳前若大地方，連落下的花瓣，不知被風吹到何處去了。」伯青聞說，益信小儒之言不謬。足見這開的梅花，竟是畹秀芳魂所附，給我們看過，即一夜收去。便想作篇序文，敘說梅花奇異，再做上幾首詩詞，表明畹秀一生貞潔，將來好留作佳話，遂興匆匆來尋王蘭，小儒等人商議。未知作出些什麼詩詞來，下文自有分解。